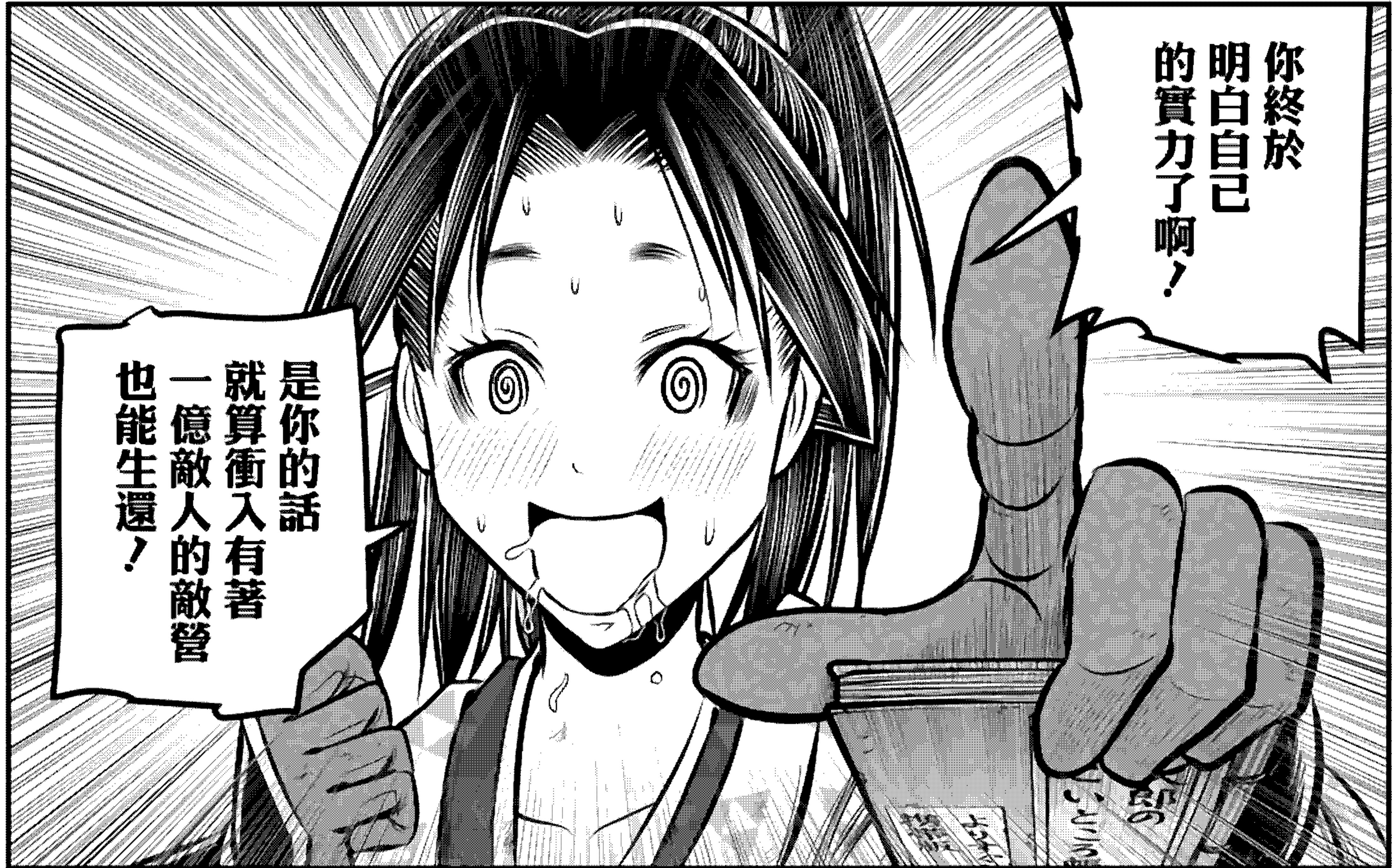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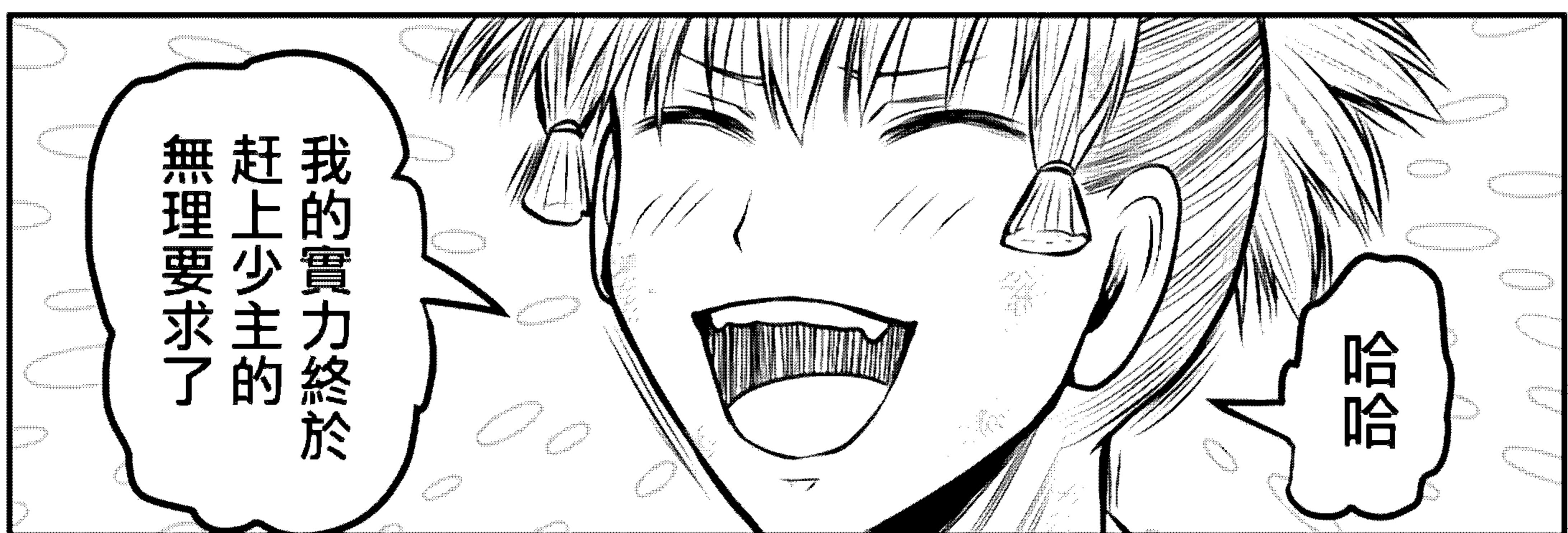
你終於
明白自己
的實力了啊！

是你的話
就算衝入有著
一億敵人的敵營
也能生還！



我的實力終於
趕上少主的
無理要求了

哈哈



批



接下來

：那麼

呼……



我出發了

等我回來之後
我們就結婚吧

這事
秕也喜歡你

：原來
你知道啊

晚了一步！

「其實
我也是
對你……」

明明是想
如此這般的
以我為契機來
推進這件事的啊！

那邊的吵死了
讓我繼續聽啊！

弧次郎
根據未來的傳說
說出「等我回來就結婚」
這種話是一定會死的……

跟年齡什麼的
有什麼關係

……不行
對弧次郎閣下
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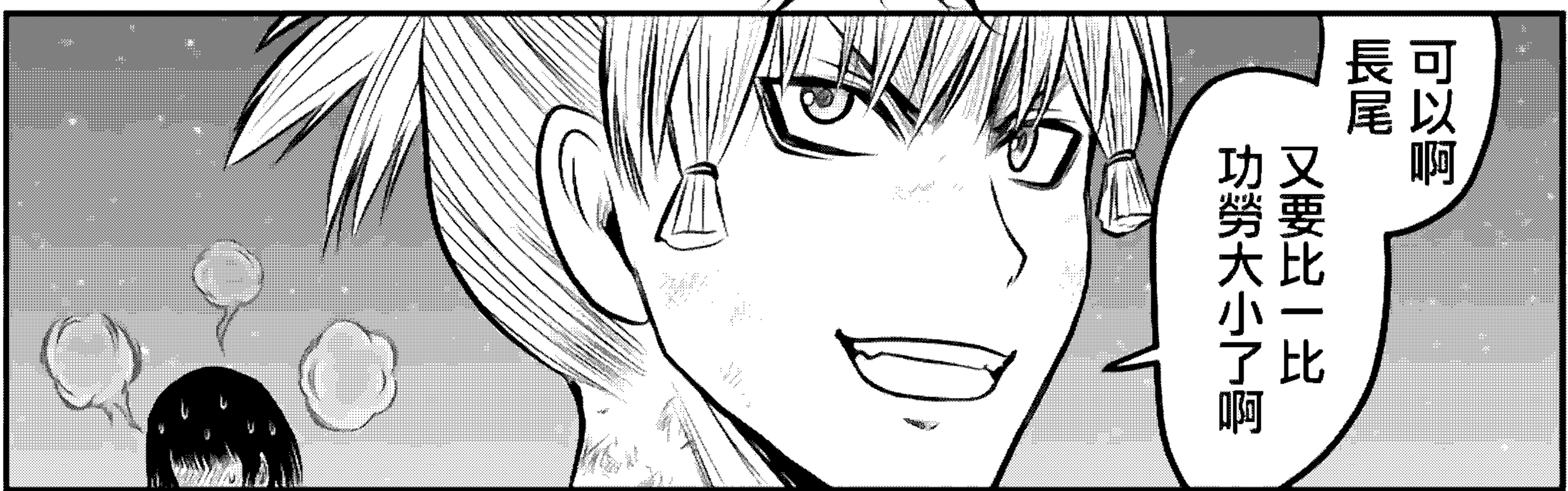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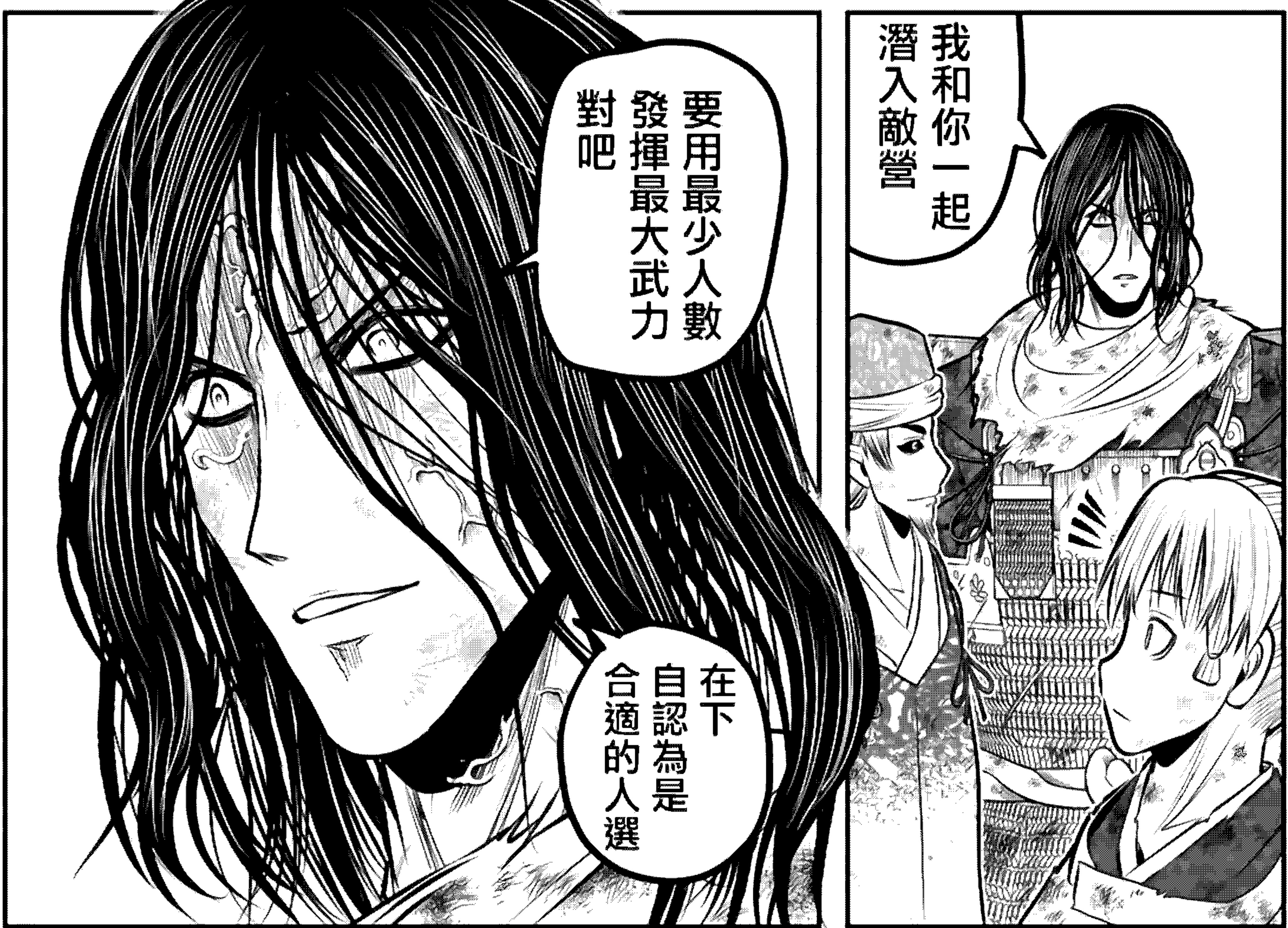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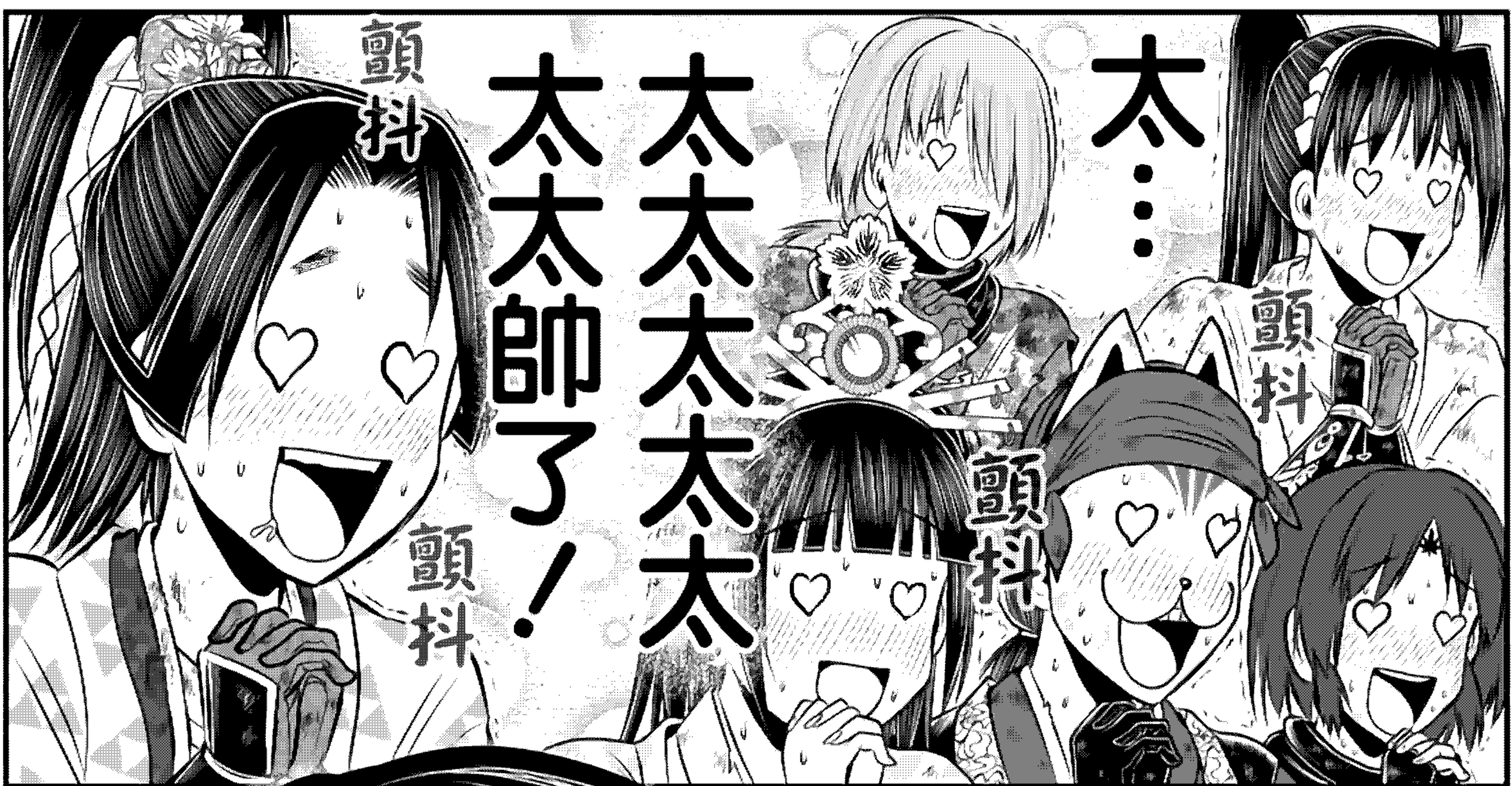
比起我
這樣的老人
還有更適合的

我從遇見你
的那天起
就非你不娶了

正如你漸漸放下
對戰鬥的執著
那樣……

我也花費年月
讓你愛上了我

逐漸開始不捨
戰鬥放在第一位了
在我的心中……









歷史上沒有
那麼稱心如意
的結局



利落

足利軍大本營



受了這麼重的傷
還如此有心……！

這真是
失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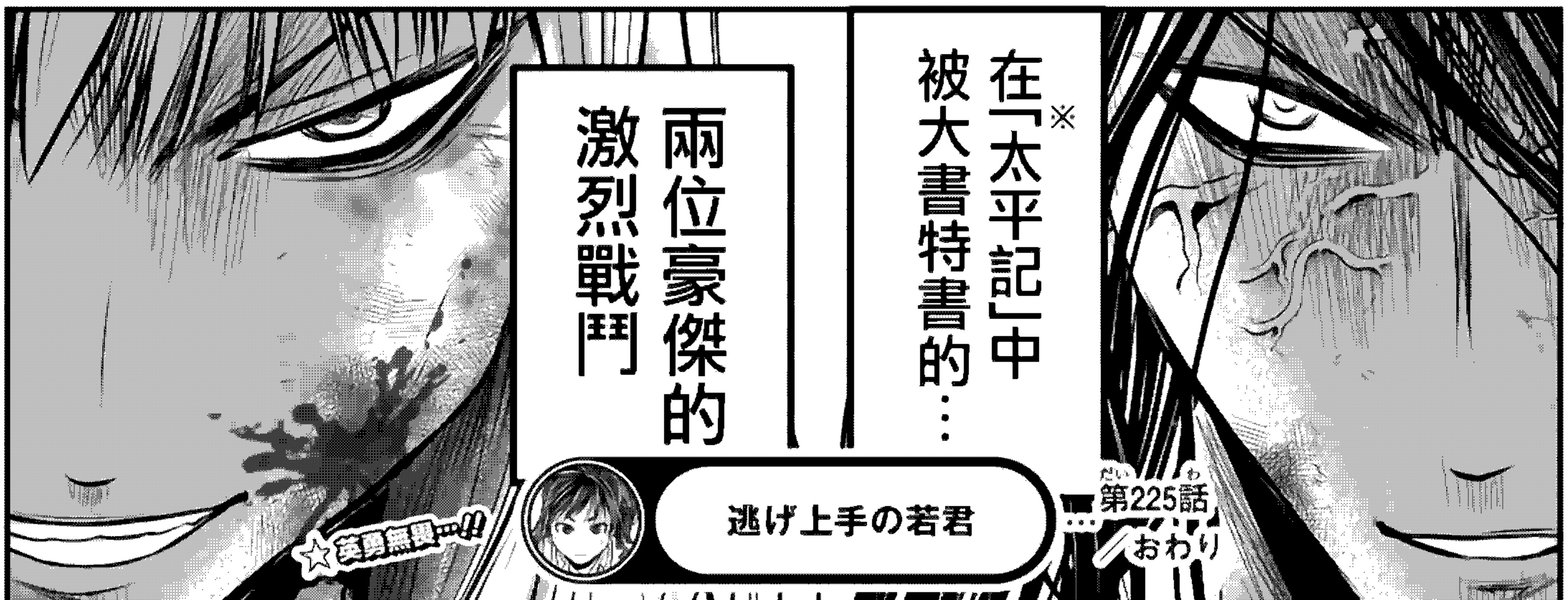
不過我們已經
遍體鱗傷
也難怪你們認不出來

無禮之徒
我們是將軍的近臣

將軍在那裡
正在接受治療

想呈給將軍
御覽
新田一族
我們幹掉了

將軍的居所
在哪



※注：詳細注釋見下頁。

※注：此則記載出自太平記 卷第三十一 笛吹峠軍之事。

據記載長尾景忠與禰津小次郎二人將武藏野合戰的失利視為自身莫大的恥辱，故而混入敵營，企圖刺殺將軍足利尊氏。二人特意換上帶有足利家家紋二引兩的斗笠，為避免暴露身份，長尾特意將頭發披散於臉前，禰津則用刀劃傷自己的額頭，任鮮血淌滿臉龐。隨後，他們將砍下的敵首串於刀尖，挂在馬鞍後部的繮繩上，僅以二人二騎徑直朝著敵營疾馳而去。面對數萬敵軍的阻攔，被問及「是何人麾下」時，他們高聲回應：「吾等乃將軍近臣，剛剛剿殺了新田一族中似為大將之人，現攜首級前來請將軍查驗，煩請放行！」言罷，二人意氣昂揚地向前進。眾人聽聞此言，皆以為是喜訊，並未產生懷疑。當他們詢問「將軍身在何處」時，有人伸手指向一處說道：「將軍在那邊暫歇。」二人在馬背上眺望，只見距離將軍所在之處不過草鹿箭靶那般遠（約10米，草鹿箭靶是自鎌倉時代以來模仿鹿的形狀製作的箭靶，外邊張貼牛皮，裡邊填充棉花，並懸挂橫木）。二人暗自欣喜：「如此幸運，只需一刀便可結果他！」於是彼此使了個眼色，輕策繮繩，讓馬匹緩緩前行。然而，或許是將軍福運深厚，此時有認識二人之人高聲呼喊：「混入人群靠近的武者，莫不是長尾景忠與禰津小次郎？切莫被他們騙了！」聽聞此言，武藏與相模之兵三百餘騎，為防止二人靠近將軍，迅速從中隔開，從左右兩側疾馳而來。

禰津與長尾發覺情況與預想相悖，當即將串在刀尖的首級拋卻，甩動披散的頭髮，奮力在敵軍重圍中策馬突圍。二人所經之處，敵軍自兜鍪至於胸板皆被斬為兩半，腰關節無人不被砍斷。盡管二人英勇無比，但敵軍人數眾多，而他們僅有區區三騎。敵軍從四面八方列成密集的箭陣，萬箭齊發。見此情形，二人自覺難以取勝，遂高呼：「足利閣下實在是福運齊天啊！」言畢，便從容不迫地退回了大本營。

『大日本史』卷第二百零五也引述了這段記載，原文如下：會新田義宗奉宗良親王據笛吹嶺，憲顯率兵出屬之，從與尊氏戰，不利。憲顯驟卒有長尾彈正、禰津小次郎者，並謀刺尊氏。彈正披髮，小次郎傷面，各揭死首于刀鋒，陽為尊氏兵士，深入其軍。有問之者，即應曰：「獲新田氏首級，將以獻將軍。」距尊氏僅十餘步。尊氏兵覺聚圍，二人知事不成，揮刀亂斬，所觸糜碎，遂突圍而退。憲顯復還信濃。

擅長解說的少主

THE EXPLORABLE SAMURAI

本鄉老師所認為的歷史的有趣之處

與尊氏的決戰漸入佳境，這次便來請教一下有關本鄉老師和歷史學的問題！

解說本鄉和人

1960年生，龜有人都有人。在歷史研究所「東京大學史料編撰所」擔任教授，不時會在電視跟雜誌上出沒。

將解說
讀到最後
真是幹得漂亮

惡神・足利尊氏

請告訴我對於本鄉老師來說 歷史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歷史是什麼？是我的謀生手段。我想過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才在講述歷史；這是騙人的。說實話，歷史學這種東西，是賺不了幾個錢的。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也好，寫文章也好，全都不行。就算擔任文化中心的老師，不管我多麼熱情地授課，也不過就到一萬日元的報酬（扣除交通費）。因為我的父親是個缺乏責任感的上班族（那個時代還允許這種事）所以雖說能跟他作比較，但一個國立大學的文科教師，不管在條規中多麼努力，都沒有曾經當廢物員工的父親賺得多呢。

那我為什麼要專注於歷史學呢？只是單純的，喜歡罷了。在我小學4年級春假的時候，我們全家一起去京都、奈良旅行了1周左右，說「認定自身是個無用之人」（出自『伊勢物語』第九段「下東國」，逛了很多寺廟和神社。那時，我被興福寺阿修羅像的目光所打動、被築紫寺東塔的層次感所折服，這些東西的建造者居然生於一千多年以前啊。從這麼想的那時開始，我就變得對探訪過去的事物而喜不自禁了。啊，多麼討人嫌的小鬼啊，要是這種人在我身邊轉悠，可真恨不得一腳踹飛他。

從那以後，我與一本書相遇了。那就是唐木順三老師（日本昭和時代的文學評論家・哲學家・思想家）的『無用者的讚美』。在原業平說「認定自身是個無用之人」（出自『伊勢物語』第九段「下東國」），

正正的綱平宣言（也就是尼特族）。他們讓這個沉醉於「錢與女人」，發作出一片繁榮景象的（當時的）社會，追求「真・善・美」而孤獨地活著，我覺得他們多麼帥氣啊。總而言之，我遇見了全盤肯定內向者的書，從而浪費了人生。

現在回想起來的話，要是上大學的時候選擇了法學院或者經濟學院就好了。

這樣的話，可能還能擁有一個稍微像樣點的人生吧。但是，我已基於自身的意志決定了要一輩子從事歷史相關的工作。這不是很糟糕嗎，我意識到的時候便為時已晚了。

作品以平安時代貴族在原業平的生平為原型，以他的和歌為主線串聯起來的125段散文故事，約成書於10世紀初，早於『古今和歌集』問世，被視為日本物語文學的開山之作，也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有關和歌的物語文學，與『源氏物語』並稱雙璧，作者不詳。在原業平是平城天皇之孫，位列六歌仙・三十六歌仙之一，別稱在五中將。『日本三代實錄』中記載他「體貌閑麗，放縱不拘，略無才學，善作倭歌」，《伊勢物語》的內容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業平的人生經歷。）松尾芭蕉曾說過「予之風雅如夏爐冬扇，不合眾人之趣而無所用」（出文，全文見下頁。許六齋離別詞），這是芭蕉贈與回到彥根藩的門人森川許六的錢別文，全文見下頁。許六齋是芭蕉的繪畫老師。松尾芭蕉是江戶時代前期的一位俳諧師，名為忠右衛門，芭蕉是其俳號。他締造了名為「蕉風」的俳句風格，並被後世譽為俳聖。元祿2年3月27日（1689年5月16日），他和弟子河合曾良一起從江戶出發，自東北地區經由北陸地區，最終抵達美濃國大垣，並完成了紀行文『奥之細道』。）也就是說我是社會的負擔，發出了這樣堂堂

生活在自己的道路上的無用者們！

這裡來介紹一下解說頁內本鄉老師列舉的在原業平和松尾芭蕉的話。業平的「認定自身是個無用之人」是「深信自己對於這個世界來說無用的」的意思，芭蕉的「予之趣而無所用」是「我的風雅和一般人的不同，多數人無法理解，派不上用場」的意思。即使將自己評判為無用者，他們的生活方式也被後世傳頌，並創造出了獨特的文化。



作者寄語

我最近喜歡用谷歌地球尋找火山口。北海道、九州、堪察加半島等等，根本看不夠。

擅長逃跑的少主

辯
Juni

左
左

奉
孝

雨宿
寫真
旅館
旅館
旅館
旅館

丹波子
漫遊
漫遊

圓源
圓源

得
宗

歡迎進群加入我們
QQ群:732592931

古文真賞之詞

松高堂

去年秋，匆匆晤面。今年五月初，依依惜別。臨別之時，一日來叩草廬，開談終日，其秉性好畫，愛風雅。予試問之：「緣何好畫？」答曰：「為風雅而好之。」又問：「緣何愛風雅？」答曰：「為畫而愛之。」所學者三，而用其一也。誠然，孔子曰：「君子貽多能。」此入品三而用一，實可感也。論畫，彼乃予之師，論風雅，乃予之弟子也。然師之畫，精神透徹，筆端神妙，其幽遠所至，為予所不見。予之風雅如夏嬃冬扇，不合眾人之趣而無所用，然則唯釋迦、西行之歌，雖即聖所曉。李爾所作之遊戲之作，卻深含意趣。後鳥羽上皇有文質曰：「此二人之歌內含真言，頗具悲情。」故而，我畫廟以此為動力，循此細道篤行，而不可迷途也。南山大師謂述書道時亦曰：「不求古人之迹，但求古人之所求。」予云：「風雅亦同斯矣。」遂取贈送至柴門之外而罷別。

元代大德至元
元代大德至元

A halfton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regular grid of black dots on a white background. The dots are arranged in a staggered pattern, creating a textured, dotted effect.

A large square grid composed of numerous small, dark gray dots arranged in a regular, repeating pattern. The dots are closely packed, creating a textured appearance similar to a halftone print or a woven fabric. The grid spans the entire width and height of the image.